

# 萬兒之母



萬兒之母 薄玉珍著 吳維亞譯 (一九三六年) 九四面 二角

一個名門閨秀，富貴的承繼者，因看到人間的貧乏和痛苦，就決意的棄絕她舒適逸樂的生活，去做那些調濟困苦窮乏的婦女和孩童的事業，恐怕古今中外，這樣的人亦不多吧！她——伊範——平生本乎三個志願為人，(一)忠誠的事奉救贖她的救主，(二)忠誠的與罪惡奮鬥，(三)忠誠的服務貧苦無依的人，至死方休。

本書把伊範一生的事蹟，完全的介紹給讀者，使讀者了解她的偉大。全書共分十九章并有附錄一則，從她童年起到她進入生命之門止。叫讀這本書的人，深覺慚愧，并能興奮自己，好取法伊範。

**Mother to Thousands**, by Margaret H. Brown, trans. by Lily Wu.  
(Based on Annie Whisler's "Sister Eva of Friedenshort")

(1936) 94pp. .20

A noble young woman, heiress to much property, chooses to give up her life of ease, in order that she may devote her whole energy and life to rescuing poor and sick children and old women. She commences a work which grows to such proportions that its influence spreads out far beyond the bounds of her native land and reaches even as far as China.

She had three great ambitions to which she dedicated her life, - to love her Saviour, to fight evil, and to serve the poor.

Such is the story of this book which is really a Biography of Sister Eva. It is told in such a way that all readers will appreciate the greatness and consecration of her life. It is full of inspiration and is especially suitable for women and girls.

薄玉珍著

萬兒之母

上海廣學會出版

# 萬兒之母 目錄

引言.....	一一二
一 伊範的童年和環境.....	一
二 她的父母.....	六
三 宗教奮興.....	一一
四 等候服務工作.....	一九
五 接受使命.....	二三
六 服務的開始.....	二六
七 試煉.....	二九
八 第一所房舍奉獻典禮.....	三二
九 福臨德綏的初期.....	三五

十	修女院·····	四〇
十一	『愛的使徒』之威力·····	四三
十二	追求·····	四八
十三	絕對信賴·····	五四
十四	小孩子的母親·····	五八
十五	事業之推廣·····	六三
十六	『我在監裏，你們來看我』·····	六八
十七	伊範親見國皇·····	七三
十八	『讓我自由愛人』·····	七八
十九	生命之門·····	八一
附錄	——在患難之日蒙拯救·····	八六
	細利西亞統治變遷史·····	九一—九四

# 萬兒之母

(Mother to Thousands)

## ——伊範之生平

### 引言

凡是看過福臨德綏的修女伊範 (Sister Eva of Friedenshort) 的生平和事業的讀者，沒有不深深地懷慚他自己生平之成就和那位孱弱的女子所成的大事大業相比顯得何其些微不足道。

這本是一個非常的故事。以一個出自名門的閨秀，富貴榮華的承繼者，因看到了人間的貧乏與痛苦，內心熾燃着一個安慰人們憂患的願望，竟然拆毀那禁錮貴族女子的禮教習俗，而把她的一切所有的——地位財富等等，供奉於她的救主脚前，又犧牲一生扶慰人們的憂患困苦——這誠然有類乎神蹟。戴赫華夫人 (Mrs. Howard Taylor) 曾這

樣描寫她：

『她一生做了千萬個無家孤兒的真正母親，盲人病者垂死者的扶助者，和幾百個同工的勇敢而又賢明的領袖，藉着那些同工們，她又成了傳教遠方的先鋒。今日華西苗子中的千萬基督徒之能重獲基督的新生命，是該歸功於她的愛心和祈禱的。千千的孩童受她的照顧扶育，無數的人們在世界各處因着她所作的微實神之信實的見證得到力量與鼓勵。』

我草成此書用中文出版，是具着一個極大的希望，希望許多中國青年女子因此書受感，也做些賑濟困苦窮乏的中國婦女與孩童的事業，正和修女伊範在德國所做的偉大扶孤濟貧的事業一般。果有人能夠這樣做，本書之作，便大有價值，而這樣的人之影響所及，必至歐洲各國，正如修女伊範的一生事業影響及於中國，迄今猶在中國結果實一般。

# 萬兒之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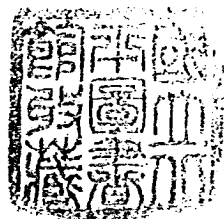
## 一 伊範的童年和環境

德國的極東南部，和波蘭邊境相近的地方，有一個圍着圍牆的大園苑，環圍着一座有尖塔高樓的堡宮。一邊是堡宮的豐盛田地，沿邊一行密密叢叢的樹葉叢，和鄰近的森林分界。森林中有很多的杉樹，和樺樹山毛櫸錯綜叢雜，又有沼澤幽谷隨處起伏。

這地方算是這多叢林之省內的一個優雅幽清的勝地。另一邊是那上細利西亞省內的豐富煤礦。

是在這樣的環境中，一八六六年十月三十一日，一個女孩子生了下來。一家兄弟姊妹九人，她是最小的妹妹。據說她是個有趣味的與眾不同的小孩子。

伊範的母親是個聖潔溫柔的絕代美人。她所記的小孩子日記中，曾說到伊範一歲時





就可見出她向人注視所有的一副誠摯，銳利，深澈的目光。她的堅強的意志，可驚異的活動精力這時已在發展了。她母親的評語是：「前途不佳的預兆。」

以後她的母親又說她很「善思」，又是子女中「最堅執」的孩子。一次她母親問她：「你將來會做我的朋友嗎？」她竟給了一個奇異的回答：「不，那不成，佛蘭司珈（大姊姊）比我大得多哪，她不是你的朋友。」

伊範極生動地描寫了堡宮裏面的佈置，和她最喜歡的幾間屋子。她這麼寫着：

「我們真想像不出有什麼比我們的家裏還華美——偌大的堡宮，有高塔有護牆，遠遠就可望見；那裏面的一些住慣了的老屋，聯繫着許多許多的回憶；還有那個家庭室，裏面懸着祖父母，父母和我們全體小孩子——九個兄弟姊妹的像片。」

「這屋子隔壁是媽媽的屋子：拱圓形的房頂，哥特式的顏色玻璃窗。那裏有她的手工桌。每當她揭開桌蓋，允許我們瞥一瞥裏面的珍藏，我們總覺得那是個大日子。這桌子原不是尋常的手工桌，裏面收藏了各色各樣的名貴炫耀的紀念品和寶物。每件寶物都

有牠的特殊意義。我們小孩子凝神恭聽各件珍寶的故事，常常樂得忘形。

「那間屋子裏還有媽媽的雕花的橡木書架，玻璃門後面襯着藍色綢簾。我們每個小孩子有一把鑰匙，藏在一個絲絨盒子裏。書架門開開後，常有一股怪異的香氣，使我們害怕敬畏。這裏面有一隻檀香盒，盛着一個含有特殊意義的夢之記錄。書架上又放着一本家庭大聖經，聖經旁邊有一本古老的薩爾司儼卸子卸着的絲絨書。開卷第一頁寫着：

「安靜地親近神」

此外，還有父母爲我們小孩子親筆抄寫的靈修書，書中有聖經的話和神父的訓言；一本破舊的經典；和聖匹斯多馬的效法基督。這些書，都有寶石裝飾。因爲我的媽媽喜歡用寶石裝潢書籍，勝如修飾自己。

這個屋子活躍地放射主人的人格。但對這幼小的生命留下深刻印象的，還有大堡宮中其餘的地方。就如家裏那個禮拜堂，裏面有繪着畫的美麗的窗子，有一幅窗畫是細利亞之守護聖者赫德維格的像；她正按手胸口，舉目望天；下面寫着這句話：

「守神在眼前，守神於心裏。」

有一間當作博物館的屋子，她的母親收藏在裏面各種古代的寶貝，各種古物殘片以及許多具有歷史和人種學意味的希世奇寶；有從古墳掘出來的東西，有中古騎士的鎧甲和武器，有雕刻的木頭人像，還有一塊中國長城的碎磚。

堡宮中最精緻的屋子要算那佛囉爾堂了。哥特式的建築，圓柱支撐着的拱門拱廊，極似一座禮拜堂。所有家庭的喜慶宴會就在這裏舉行，而聖誕節的時候，高大的聖誕樹也是在這裏表顯它燦爛的光榮。那時候，滿堂光明輝煌，數不清的熊熊燭火，瞭亮小孩子歡欣的眼睛。

此外，畫藝館和圖書室於模型伊範的生活也有極大的勢力。後者是一個大屋子，裏面高高的書架上藏着圖書數千卷。每到夜晚，那個鈎子裏掛着，蓋着大燈罩的大而重的燈點起，父母和賓客，對坐歡敘。這裏面也有很多使小孩子爽心炫目的東西。

以後她的父母在柏林動物院附近造了一所房子，冬天的時候他們就去住在那邊。伊

絕却從不喜歡城裏家庭的閉關生活，她時刻留戀她那郊野堡宮的自由生活。關於她和她的姊姊怎樣設法逃脫家居的「禁錮」，她這樣說：

「我們最高興爬到我們自己的和鄰家的屋頂上去。在那裏我們才覺得安閒舒適。一等功課完畢，我們就立刻爬上去，在那裏我們各有各的地盤。我們冒大險，不顧性命的在鄰家屋頂上爬東爬西，有時爬不過屋頂高處，就在外邊牆圍上爬。我回想當時那樣危害我們的性命，真覺得心悸。但神是時刻保佑我們的。」

## 二 她的父母

伊範的母親，那位叫『細利亞亞的明珠』著名鄉里的美人，是一個仁愛慈善的礦工的女兒。那位礦工後來經國皇威廉弗特力克提拔，升上高貴的爵位。

她的父親原來也是生於優越的家庭，在爭自由之戰中失去了家產。他受過軍隊訓練，是個非常精幹的兵士，成功一位少將。他與伊範的母親結婚的時候，答應了她的要求，從此拋棄軍事生活，從事煤礦事業。以他的特具才能和澈底的精神他果然支持了礦業的一切。

伊範描述她父親的駕馭的技巧，曾這樣說：

「他是一個具有非常的辦事幹才和魄力的人。他極嚴正，嚴厲，有時他的強硬竟把他情性之柔和的一面——博大的愛心仁心——遮掩了。因為這樣，他的一件善行，一句溫和的話語，都能使我們感到加倍的欣愉。他簡單地扶育我們，各方面訓練我們，要把

我們練成剛硬。他從不許我們埋怨，啜泣，不許我們因痛苦啼哭，也不讓我們有什麼恐懼的表示。他自己是剛硬堅毅的，他也要我們有自制的力量，勝過困難和軟弱的力量，和情願願忍受艱苦困乏的毅力。有一次我站在園苑圍牆外的一條寬闊的水壕溝旁邊，父親向我喊叫道：「伊範跳過去！」我躊躇了一會兒；雖然我們熟練蹦跳，却也覺得那是件冒險的事情。他再吩咐說：「把你的心先跳過去，身體一縱就過來了！」我縱身一躍，竟跳到壕溝遠處。我的父親曉得他所能希冀於我們的是什麼。我們對他有絕對的信心。我們每個小孩子都深深地知道只要他的願望，就是從堡宮最高塔頂跳下來，我們也能做到。他雖然嚴厲却極公允。那是凡認識他的人給他的評語。

「因為父親是這樣的嚴正，我們小孩子小時總不能不對他多少有些畏懼。我們的保姆常常拿我們的過錯向他訴述——很少對母親訴說。」

雖然伊範的母親離世時她還祇十三歲，她所得之於母親的一切，在她回憶之中，成為她最寶愛的遺產。以後她寫述道：

『母親在我們記憶之中猶如明光燦爛，她整個的人，和她藉着卓絕的天資，誠懇的奮鬥，和努力的克己所獲得的造詣，以及她或逢喜樂或遇憂患必有神恩<sup>也</sup>盈溢她內心的生命和外表行爲——這一切的回憶在於我們是永不朽壞的遺產。我們得有這樣的一位母親永遠感恩不盡。』

還有一次她描寫她母親的品性如次：

『我們的母親是全備的仁愛，全備的良善。幫助人使人喜樂無異她的生命中必不可少的一天職。在她身上我從來找不出一絲自私的痕跡，看不見一句對人苛刻的批評。她對什麼人——無論貧富卑尊，都是以友愛和靄相待，她深愛上細利西亞的居民；到現在一些年高的鄉老還在紀念她。她長久疾病纏綿，痛苦萬狀，她不但耐性忍受毫無怨色，並且是歡心樂意地安靜順服。誰也不容易看出她怎樣受苦。她的穿著祇求簡樸，單純，而莊重，從不講究時髦。她的赤膽忠心的威力及於一切喜愛真理，追求真理的人們。她的眼睛是看核仁的中心，不是看外殼，是看人的內心不是看人的外表。』

又有一次她敘述她的母親對小孩子的威力說：「母親非凡仁愛溫柔，却一點不怯弱。她從不痛罵，從不刑罰，也難得責備我們，可是她的輕輕的訓誡即能深入小孩子的心。我祇記得我在她面前祇淘氣了一次。那時我們都還小，有一個禮拜天禮拜時，我們背主禱文竟出聲的笑了。我怎樣也忘不了她以極嚴肅的態度對我們說那個晚上她不肯吻我們晚安了。當時我們各人都像被鞭撻過一樣，一個一個溜走。那是她給我的唯一的刑罰。有一件事極清楚，我們在她面前簡直無法有所錯失。她有聖潔的心，我們又本能地察覺有她與神同行，單單那個已足約束我們了。」

「我們的媽媽爲我們搜集一切屬靈的珍寶，爲我們收集真理之點點火花。她寫散文又寫詩。她孜孜不倦的搜集，把尊崇敬神的虔誠生活的事很早就深印在我們幼小的心靈裏。」

在這方面伊範說到她父親和她母親完全不同。

「父親爲我們勞作的，爲我們積聚的，是另外一途的事。他的希望是眼看我們長大



成爲能幹的男女可以有一個美好的人生。他還希望遺留給我們屬世的產業，要我們能竭智盡忠的經營它。」

### 三 宗教奮興

據伊範自己的回憶錄所載，她最初的宗教觀念是在一個聖誕節時開始的。那時她的兩個姐姐已學會了唱：「衆信徒們，一齊起來讚美神！」那首讚美詩。她聽她們唱，她便把那些話深深地藏在心裏。另外有一首詩的第一句話，也印象她極深，她聽見以後就背給她的保姆聽。那首詩的第一句話是：「神啊！你的恩慈上達雲霄。」

伊範敘述她的母親怎樣影響她的靈性，這麼說：

「有一個晚上，我和母親兩個人在一處，我靠在她的懷裏，聽她對我講說神。她說，神是光。那個奧妙的名詞，我反復思想了好久。論到耶穌的死，我記得我在兒時，祇聽見過一次。那是受難節的那天，我的母親病了，我坐在她的床邊，她對我講論耶穌怎樣被人釘在十字架上的故事。除此以外，對我們小孩子，凡是可以指示我們罪的觀念的，一概避諱不講給我們聽。因此我們毫不覺得贖罪的需要，而對於基督之爲人，也依舊

祇模糊地略知一二而已。可是罪在這顆小小的心內，已經很活動了，我回想我還很小的時候，就懷着試探神的念頭，真不寒而慄。」

行善的衝動，也未始沒有；譬如：有一次，她誠懇地立志此後要改善她的行爲，不再頑皮淘氣。她心中感覺到預期的得勝喜樂，但是那個並不持久，祇一會兒，她又回復了那剛復而容易生氣的舊人。因此，她心中時常感到灰心失望。她說要是當時有人能夠了解她內心企慕神的飢渴，而能指示她當循的道路，她的延長至幾年之久的懷疑，與內心的黑暗，早就可以免去了。無疑的，在她周圍的人都以爲她年紀太小，不能了解那些大事。她自己却說：她根據經驗曉得，一個小孩子，往往不自覺地企盼她所說出的問題，能得到解答；她也盼望，她對於尙未認識之神的渴慕，能夠得到滿足。

以後，因爲她恣意的遊戲，醉心於兒童感興趣的事，那些內心的衝動，漸漸泯滅了。

她十三歲的時候，她的母親，曾患病多年，此時去世了。這位少女，看母親的死，

無異日頭沉落；大堡宮從此顯得寂寞空虛。每當清晨上課以前，或在黃昏人靜以後，她常常偷偷地獨自進入那些淒涼的屋子，在那裏她竭力鎮壓心中的戀慕和深重的悲痛。母親輾化了她，使她開始尋求神。可是過了不久，她的豪放不羈而又固執的性情，又表露了。爲要忘去此事，她帶着一隻聖伯納大狗，在林叢中奔跑。狂風暴雨吹襲濃密的松杉樹叢，樹木搖擺吼叫，烏鴉發出尖銳的鳴聲，在她頭上亂飛，她說，那正是她狂歡高呼的時候。

也有時候她看見一個聖潔威儀的人像，遠遠地站着。她說：「這是主。他用誠懇的眼睛，搜索的眼光，向我注視。可是，「不，不，他不能勝過我。我要自由，我的自由沒有人可以奪去。」於是，我又進入林中，在那裏思想華登（Woden）打獵的情景。我情願乘駕風暴的翅膀，隨着華登飛去，勝如要我行善，得以在天唱阿利路亞。然而他，那位天地的君王，能力強如我那徬徨歧途的心；他取去了我的一切，使我憂悶悲傷，困苦無援，——結果了我的自由和我的驕傲。」

※註 神話中人物(○)

× × × × × × × × × × × ×

「當我十五歲的時候，我的父親續絃，也是這時候，我和我的小姊，要預備領受堅振禮。我一聽見這事，便決意表示最強硬的抵抗，我怎樣也不肯被迫接受那個我覺得內心不能接受的勸說。我甚至在上課的時候，竭力設法避免教義問答上凡是關於信條的一切問題。」

他的哥哥告訴我們，伊範和那位來教授堅振禮的尊貴教士，作過初次談話以後，便爬上屋頂遊戲場，（那時他們是住在柏林的城裏家中）。在那佔優勢的安全地帶，她握着拳頭，向着正在街上漸漸遠去的教士的背影，憤恨地猛擊。又狂熱地喊道：「你不能剝奪我的自由！」

她到十七歲才開始不滿意自己，企求良善。憐恤心這時已在她心中醒覺，助人的好心也發動了。她第一個救濟的對象是一個小姑娘。她傷了一隻腿，住在林子外遠處的一

所窮苦小屋裏。伊範常常在大清晨，地面露水未乾，家中的人尚未起來時，跑去看她。她爲她包紮傷處，又讀故事給她和她的同伴聽。那兩個女孩子，都是波蘭人，不大聽得懂伊範說的話，她們却能懂得她那自私的幫助人的好心。她們就做了好朋友。

那年秋天，伊範的家又在柏林居住。她那時已經願意學習宗教了；雖然她依舊定意把她不能從心裏接受的信條，棄置不顧。

但是她沒有平安。她對什麼都猶豫地不能確知：神，天堂，永生，她都不能確定其有無。許多疑問日夜縈繞她的腦海，煩擾她。什麼是生命？什麼是死亡？沒有回答。終於黑暗中來了一線光明。「我將這些事告訴你們，是要叫你們在我裏面有平安。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她看這些話是滿帶着應許的，也是奇妙的，奇妙在於竟有人能說：「我已經勝了世界。」那是誰呢？她不知道。

有一個禮拜天，她正在預備聖經課，她的眼睛注意到約翰福音十章上好牧人的故事。她似乎不記得她從前曾聽見過這故事，這故事好像是新的。忽然，她清楚地覺悟她自

己就是迷路的小羊。她便自問道：「耶穌？他豈不是那好牧人嗎？」於是她禱告說：「主啊，要是你真是那好牧人我願意歸入你的羊羣。」她的心從此得到平安，新生命在那裏開始了。縱然她祕不告人，人家却已注意到她的改變。

不久她病了。在病中，她用新的眼光，新的見解，閱讀聖經，並且認真地尋求耶穌。她認為奇妙的是：耶穌希求我們的一切，祇把他自己和他的十字架給了我們，以爲交換。她想：實在的，他既能那麼做，他理當配得我們的一切——要我們棄去一切跟從他。就在這時候她立志決不再離開耶穌，乃要爲他犧牲，捨己，在他裏面失去她自己。

有了基督顯明在心裏，便有一種愛憐窮困的人的熱忱，在她裏面奮興。這種熱愛，覆庇了她，發生一種迫切的勢力，催促她與痛苦的人同受痛苦，使得她祇有一個願望，就是：捨棄一生幫助貧窮人。

她發現在上細利亞，她自己的同鄉人中間，有不少痛苦窘迫的人，需要贖濟。她深覺耶穌召她擔任這項工作，便立刻預備自己，先在家中從女傭處學習波蘭話。

她受過堅振禮以後，她的家又從柏林搬回鄉間的堡宮去。那時，她還不十分強健，很多時候，獨處自己的寢室中。有一天，她讀到她母親親筆抄錄的以賽亞書中的幾句話，是她從未見過的。那些話，深入她的心內。

『我所揀選的……不是要把你的餅，分給飢餓的人，將飄流的窮人，接到你家中，見赤身的給他衣服遮體，顧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嗎？這樣，你的光，就必發現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醫治，要速速發明，你的公義，必在你面前行，耶和華的榮光，必作你的後盾。那時，你求告，耶和華必應允；你呼求，他必說：我在这裏。你若從你中間除掉重軛，和指摘人的指頭，並發惡言的事，你心若向飢餓的人發憐憫，使困苦的人得滿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發現，你的幽暗必變如正午。耶和華也必時常引導你，在你乾旱之地，使你心滿意足，骨頭強壯。你必像澆灌園子，又像水流不絕的泉源。那些出於你的人，必修造久已荒廢之處。你要建立拆毀累代的根基。你必稱為補破口的，和重修路徑與人居住的。』（以賽亞五十八章七至十二節）



「我又聽見主的聲音說：我可以差遣誰呢？誰肯爲我們去呢？我說：我在這裏，請差遣我！」

讀了這些話，她把整個的生命投降基督，聽候他的吩咐。

## 四 等候服務工作

完全獻身以後，伊範，外表上，還是在鄉間過着一個貴族女子的閒逸的生活，實際上，却暗暗地在預備自己勝任嚴重的工作了。她開始學習十八年來從未過問過的縫紉絨織；她學習波蘭語，又盡她所能的，追求靈性的培養。此外她更尋找服務人的方法和途徑。

她初次的嘗試，頃刻即告失敗。原來她家中有規矩，每日午間，中堂的橡木大門敞開，村中的老年人如潮的湧進來領午餐。他們是一班可憐的人兒；有的因為老年和人生的重負，背駝腰彎；有的癩着腿，撐着拐杖，一拐一蹣的進來；也有的瞎了眼睛，由小孩領導着。廚房的傭媽，捧出大鐵鍋熱羹來，伊範幫助她分開。得他們各人的碗盛滿了羹，他們便相率走出堡宮，回到自己苦惱的家裏去吃中飯。伊範不時的看着他們，希望她能隨着他們同去，幫助他們，可是她不敢那麼做——除了她幫忙掏出羹來，分給他

們。

有一天，廚房裏的傭婦告訴她有一個餓將半死的小孩子，是酒徒的兒子，天天跑來，拿廚房裏收拾下來的零碎充飢。她在到廚房去的走廊裏看見那襤褸的小孩子，她心裏大發憐憫。她暗暗地把他領到自己的屋子裏，爲他梳洗，並定意此後一直照顧他。她又找了每天來領羹的一個老婦（老婦中祇有她懂得德國話）來，叫她照應那個孩子，應許她自己供給衣穿，她給她另用錢的半數（十馬克）作爲酬勞。她又揀出一件綠色布衣來，把牠拆開，要改製成一條褲子給她穿。

有一天，她遇見那裏的村長，便請求他幫忙照顧那個小孩子。村長答應了，可是他竟去把這事告訴了她的父親，和他先商量一下。

那件事竟就此完了。次日早晨，她的父親不准她再到廚房去，也不許她和什麼村人談話。那條尙未完工的綠布褲子，也只得收起來，藏到補綴袋裏去了。這事真使她發愁。她說她如同逢到喪事一般，一時只覺得生命空虛無用。

她後來才明白那是神的旨意，引導她進入安靜的修養，以爲將來成就他的大事之預備。也是到後來，她才知道，她聰明的父親，此時正在試驗她。

她能善用她所有的工夫。她閱讀傳記；又用了各種細細碎碎的小訓練，訓練自身，以求發展自己的品格。譬如：她生來就是膽怯的，一見流血便受不了，她要把自己在這種事上練成剛強，硬性。她又練習自己穿戴。不假乎侍女，並維持臥室的整潔。但她所學習的一切事情之中，最重要的，是依靠神做那不可能的事。

一八八五年，伊範到比萊弗爾特去，參觀了那裏的伯特利學道院。當她眼見那些在做慈善事業的修女時，她覺得自己進入了另一個世界。她順道去探望她的姐姐。在那裏住了幾天。有一天，她的姐夫帶她出去散步，他便告訴她萊因河邊的工人生活狀況，要比上細利亞的，好的多多。這話越發使她迫切地企盼她能幫助她自己的鄉友。她且還希望自己是個男子，因爲她以爲女子能做的事很少。

在她十六歲的生日，她祇有一個願望，那便是：她能到比萊弗爾特去學習護病的工

作。終究她的父親允准了她，惟以那位介紹她到比萊弗爾特去的朋友，麗沙，裴里芝，伴她同去爲條件。麗沙公主很樂意的答應了，她們便預備次年三月裏，開始學習。

那次從比萊弗爾特回到細利西亞家中，她獲得許可，爲了村中的兒童，和家中的傭僕，開設一個手工班。雖然一班祇有八個小姑娘，可是在她看來，那是一件重大的工作。她後來的福臨德綏（意思是平安的居所）即淵源於此。

她的父親一直在細心觀察她的行動，至此才看出她的宗旨不變。有一天，他叫她到了跟前——她的哥哥也在着，他看着伊範，對兒子說：『要是我活不到那麼久，我要你爲伊範的窮人，造一所房子。』伊範受感至深，吻了她父親的手，急忙回到自己的屋子裏，獨自晤對神。



範伊女修的時年少

## 五 接受使命

正當伊範一家，在細利西亞的別墅避暑的一個夏日，她確切蒙神召喚，做服務工作。別墅旁邊有一個湖，湖中有小島，叫做「復活島」。是伊範最喜愛的一個地方。兩年之後，在這裏，神的呼召臨到她。

神似乎是突然的把她從如夢似醉的世界中，召出來，並指示她一塊工作的園地。在她的心靈的眼睛面前，閃過一個個疾病纏綿，奄奄將死的，住在可憐茅屋中之困苦窮乏者。她又似乎看見，許多小孩子的手，正向她伸出，求她援助，許多受壓迫的迷失靈魂，正等候她領導着，去見那位尋找拯救失喪者之主。她失望地問自己：「誰能幫助他們？那裏有人，剛強，高尚，而有勢力，肯竭盡心力，供給那些苦人的需要，去看顧窮乏者，撫育小孩子呢？」沒有回答。過後，她聽見神的聲音說：「把你的餅，分給饑餓的人，將飄流的窮人，接到你的家中。」還有更懇切，更親切的問題，問她：「誰肯爲

我們去呢？我可以差遣誰呢？」於是，她從心底裏回答道：「我在這裏，請差遣我……我靠着那加給我力量的基督，凡事都能作。」

就在一個古老橡樹底下，跪在大石塊旁邊，她宣誓了三重願詞：忠誠事奉那救贖她的救主；忠誠與罪惡奮鬥；忠誠服務上細利亞她本鄉的人，直至她生命之終。

宣誓完畢，她就拿了一片常春藤葉子，一片野楊梅葉子，和一枝菁苔，帶回家去，作為那次立願的看得見的標記。那三件紀念物，還在她的『紀念冊』裏保存着。

在她從事工作以前，她的信心，又經歷一重試驗，她的父親定意叫她在入比萊弗爾特學道院以前，去探望在萊因河邊的姐姐。她遵命去了，可是因為要去受訓練的心迫切，她竟在姐夫的生日前一天，從姐姐家裏動身走了。她到比萊弗爾特的第一個禮拜天，正是她受命為『義務助理修女』，得以穿上修女的制服的日子，她忽然收到父親的嚴厲的信。他說，她在姐夫的生日前一天離開姐姐的家，正足以表示她不關心自己的骨肉；他並且悔不該允准了她做她所要做的事的。



那封信使她煩惱。但是在她牀邊懸着這句話：『求你用手緊握着我，照你的旨意；我必跟隨你。你必須把你的手給我，你的祝福，你的眼睛引導我；是要照你的旨意，不是我的意思。你按手在我心上……我的心便平靜。』她心中平靜，寫信給她的父親，對他說她願意回家去，聽候他隨自己的意思，給她應許，因為非得他完全的許可，她決不願學習護士。她願意唯命是聽。

她的父親，一看她情願願順從他，做他所喜歡的事，也就滿意了，寫了一封充滿着父愛和善意的美妙動人的信給她，完全允准她在比萊弗爾特學習護病的事。他在信末了，又誠摯地祝頌她的工作蒙福。

於是，她具着輕快的心，開始她八個月試驗期內的訓練。那年十二月，她的父親召她回柏林的家，她頗有依依難捨之慨。住在家的時候，她的父親，又試驗她一次，要她離棄她所選定的事業。那是她的最後的試驗。經過了那個試驗，她父親允許她在她回到上細利西亞時，她可以開始作鄉村工作。她非常高興發覺在神凡事都能。

## 六 服務的開始

一八八八年二月二十七日，是伊範獲得她的父親同意，可以下鄉的第一天。她的父親預備了堡宮下層的兩間屋子，作爲她的兒童手工班教授室，和治病的診所。這兩間屋子，實在是後來福臨德綏愛養所的起源。

她那時還不熟悉鄉村，各處的村人來請他去探視病人的事，也少有人知道。

不久，她聞知有許多小孩子每天沒有早飯吃；她的手工班裏就有三個不吃早飯的小孩子。於是她去請求父親，允許她每天早晨送早飯給那些孩子吃。他的回答是很特殊的，他說：『凡是善行，若是施行者，不費什麼代價，那便不值得做。要是你願意用自己的零用錢（二十馬克）去買麵粉，鹽，和麵包，自己動手煮羹，你儘管去做吧！』

在傭人的宿舍裏，有一間屋子，本來是預備飼牛的食料的地方，現在充作伊範供給早飯的食堂了。祇有一個燈籠瞭亮那四面通風的幽暗小屋子。但伊範能把熱氣騰騰的羹

和麵包，分給擁擠着她的二三十個衣著單薄，凍寒戰抖的小孩子，她已經萬分知足而滿意了。有一天，大清早，她的父親來看看他們，他一看見如此不舒適的地方，便允許她可以在堡宮大廚房隔壁的房間裏供給兒童早膳。

伊範一手攜着盛着殘羹的洋鐵罐，一手提着一籃菜，藥，包布，和家用急救治療的各色各樣東西，走訪村中各家人家。還留下一小罐麵粉羹，給病人窮人的人。這樣，她切實地體會到村中的缺少和需要。她和他們同苦同樂，嬰孩領洗時，有她同在，死人入殮時，也有她幫忙。她學會了喜愛貧乏，因為她遇見有些人雖然在貧乏中，還是住着光明淨潔的家室，非凡滿意知足。但是也有不少實際的缺乏，使她的心愁煩，尤其是爲了那村子裏沒有醫生，沒有護士，也沒有行善事的修女。

那時的時代和今日的斷然不同，那時的人頗迷信。雖然這樣，村人却漸漸趨就她，帶着他們的病患痛苦，到她地方來求助，她沒有人可以商量，也沒有人指導，只靠着自己的簡短的護士訓練。她說她仰賴神，神擡舉了她，保護她，使她不陷入閱歷淺薄的人

容易陷入的危險。沒有多少日子，許多村人遠道來就她，希望得她的濟助和醫治，不但爲他們自己，並且爲他們的朋友。

如此，她很快樂的過着生活，直到聖誕節來到她得了大喜樂。

聖誕節以前好些日子，她家裏的人常對她說：『啊！要是你能猜着你將得着什麼禮物！』她的心興高采烈的歡舞。她猜，那會是一隻急救藥箱吧！聖誕日到了，他們聚集在一個大堂裏——那裏是她從幼年迄今高大燦爛的聖誕樹燃亮的地方。她的父親率領他們各人到各人的座位。爲伊範預備的座位上擺着一張房屋的圖樣。她的父親果然給她所要的使她如願以償，給了她一進收留病乏者的房子。她的喜樂如水之盈溢。

只是有一件事，使她的喜樂還不能圓滿。她的父親和她約定，要她住在自己家裏，對愛養所祇盡監督之責。而她却是切願住在那裏，分享他們的一切，遇必要時，陪着他們坐夜不睡。她不敢把心中的願望說給父親聽，但是都說給神聽了；她想到在神萬事都能，便得了安慰。

## 七 試煉

伊範自知她對於料理家務的事，還不夠熟習，便要求再回到比萊弗爾特去學習些日子。她的父親樂意准許了那個要求，她便高高興興的去了。在那裏她獲得不少寶貴的經驗。

從那裏回來的時候，有一個大試煉臨到她。本來有一位醫生和他的夫人來到她的本鄉住下，這事使她非凡快樂，因為她正希望那位醫生能分擔一些她的重負，可是她終究失望，因為後來村中發生了好些腥紅熱症病案，那位醫生和他的一家，竟離開村子，一去不返了。

疾病與死亡蔓延村中！白喉兼喉頭炎，腥紅熱兼腸熱病，流行極盛，村中不受傳染的人家很少。每星期六有一個醫生，自遠處來診病，一些做母親的抱着病孩來請他去診治。如有新病案，伊範就報告他。他指導伊範，可是到後來總是說：「照你在做的做去

吧！你知道應該做的是什麼。」

於是她繼續做去，殷勤工作，日夜不懈。不久病症傳染至鄰近的村子，她便也到那邊去服務。中午她忙得沒有工夫吃午飯，深夜她還在縫做兒童的喪葬衣服，以便次日入殮，那樣可以稍稍安慰他們的母親。

那時候她的家在別處住，她竟沒有一個人可以分擔她的重任。她企求一個伴侶。忽然想起一個礦工家裏有一個已不年輕的婦人，叫做賽格拉，剛好生過腐性的破傷風症，已經復元，伊範就跑到她的家裏去，站在她的窗口，呼喚：『賽格拉！』賽格拉就起來見她。伊範請她幫助。從那時起，這許多難過的日子中，賽格拉就從未離開過她。

當那些日子，受看護的病孩，有二百三十人之多，其中死亡埋葬者計七十二人。那時一連幾星期下雨，她們身上潮濕，頗有染病的危險；可是她們簡直沒有工夫顧到自己。雖然有時她們覺得無力起來工作，但是靠着神的幫助，她們依舊維持一天的勞作。伊範說她有時在傍晚步行回家，一面走着，一面已倚着忠心的賽格拉的膀臂，朦朧入睡。

了。

到了秋天，時疫已消滅。但是這個緊張的工作，已過於伊範的身體所能擔當。最難當的却不是肉體上的重擔，乃是她不忍眼見孩童受苦和那些父母——尤其是母親——傷悲。她常常求神取去她自己，留下兒童給他們的父母。但是神還有工作要她做，只是她必須休息幾個月，以求體力復元。

在休息期間，她讀完一本書，叫做伊母斯 (Emmaus)，那是一隻簡單的故事，說到一個保姆怎樣以極有限的金錢，創辦一個孤兒院——伊母斯就是孤兒院的名字。後來她在巴維利亞休養的時候，遇見一個鄉下牧師的女兒，她的名字是梅格納斯馬大。她是福臨德綏的第一個修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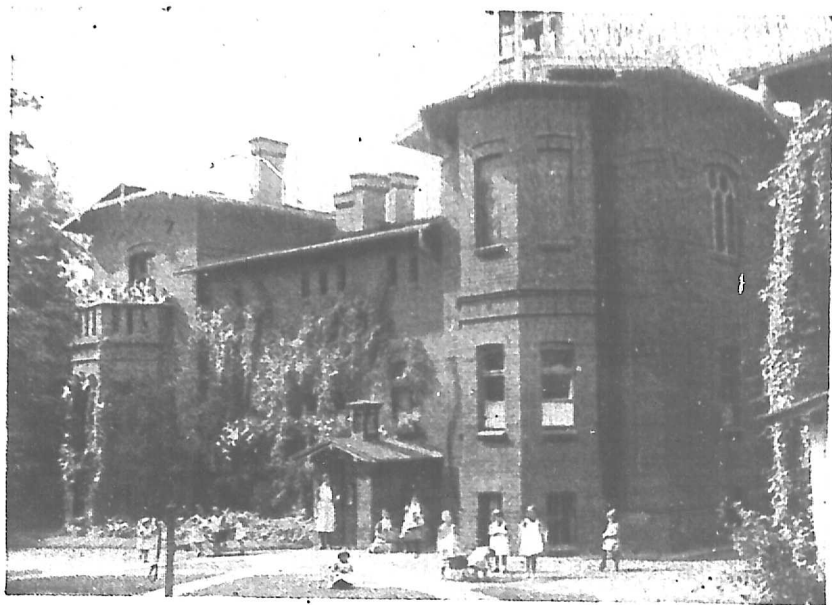
## 八 第一所房舍奉獻典禮

伊範正在休息的那一年，福臨德綏已經造成，預備在一八九〇年九月二十九日，舉行落成典禮。因為她的父親要限制她的工作至於極小的範圍，所以那房子裏祇預備了兩隻孩童的床位，和三隻成人的床位。此外，日間有女孩子來受家事訓練的地方。還有一間外科室，預備給醫生診病之用。伊範本來有志在村間服務，所以這點工作其實已經夠她忙了。

他們預備舉行盛大的獻堂典禮，以致有許多朋友說，那是伊範的婚禮。她的小兄弟沒有懂得是什麼意思，問道：「姐姐，你行婚禮時，有蛋糕給我們吃麼？」沒有蛋糕，可是有富麗如同婚禮的筵席。九十個窮人參與典禮。他們中間，有男女乞丐——為今日那地方所不再有的；有殘廢者，有瞎子，有癩子，都是她曾服務過的。

一大羣客人聚集在剛剛裝潢好的新屋外面，她的父親授與她一把鑰匙；她奉三位一





舍房所一第

體之神的名，開啓了屋門。衆人都走進禮堂去參加奉獻典禮——不僅是奉獻房屋，也是奉獻修女伊範爲愛養所裏的「母親」。她要求宣讀以賽亞第五十八章，就是她的喚召，並且唱「直到我們安息耶穌仍舊領我」那首讚美詩，那是她內心的祈禱。奉獻禮完畢，他們入工作室聚餐，每位男女客人各帶來了一隻罐子，預備盛着吃剩的肴蔬帶回家去。筵席上，有整隻的牛犢，和豬，有蔬菜，乾果，甚至還有啤酒——因爲伊範發現酒之爲害，還待後來設法戒除。

縱然那天是喜樂的日子，她的心頭却似乎很沉重。新屋裏爲她預備了一個小屋子，裏面放着一隻床，可是沒有墊蓆被褥。因爲不預備給她住在那裏的。她覺得她只做了自己家裏的客人而已！」

到了傍晚，她回堡宮喝茶，坐在地父親旁邊，他仔細地凝視着她，最後開口道：「伊範，看來你還有個願望。」

她放開膽量，雙手抱住父親的頸項，說：「我無法做一個「母親」要是我不能和我

的小孩子住在一起！」

她的父親，憂愁地看着她好一會兒，最後說：「去吧！」她向她父親道謝，連忙奔進寢室，拿着被褥枕頭，跑到自己的「家」裏去了。

## 九 福臨德綏的初期

愛養所的初期，不是沒有困難的。伊範並沒有受過訓練的助手幫她，而她自己對於管理大範圍的地方又沒有多少經驗。她的父親允許她得有經常費三千馬克（約值一千五百元）。因為全年的經費盡於此，而需要調濟的人正多，她不得不大事緊縮，小心慎用。

第一天就來了三個小孩子，兩個小孩子來此是因為他們的父母要去坐牢監了。另一個孩子，患有白喉症，必須隔離，沒有多少工夫就死了。

她雖然忙碌，却還偷工夫到鄰近的一個村子裏去，把一個可憐的殘廢的小朋友，接得來。她敘述那事的經過如次：

「我認識那個女孩子已經好久了。去望她時，常留下一點食物給寂寞中的她。她的母親是個寡婦，她在森林中做工，以維持母女的生活。因為森林離家很遠，她每天得很

早起身。出去的時候，照慣例，給女兒留下一塊麵包，和一壺咖啡，在她的床上。那女孩子因患嬰兒癱瘓，致成殘廢；她駝着背，兩腳交叉如同兩把平扁的劍，兩目已瞎，兩手枯瘦無力。她身上還有不少傷口，從未敷藥包裹。那可憐的人兒，年復一年的，躺在破舊衣服覆蓋的草墊上；她整天不看見東西，不聽見聲音，祇頻頻搖頭，擺動她的身體。我去看她，常常給她一點小東西，並照我所能的，讀波蘭文的故事給她聽，設法使她高興。她懂得很少，可是很高興。那就夠了。我去的時候，她家裏的門，常是關着的，我還得從窗門裏爬進去咧！』

後來伊範用車子去把那女孩子接到愛養所來住。

到愛養所來的小孩子，漸漸多起來了，帆布床不夠用，必須增設幾個木頭搖籃。每天早晨，有許多做母親的，在她們上工以前，把小孩子抱了來。

過了不久，又來了行路蹣跚的可憐老婦，修女伊範收留她們，為她們騰出地下層來，給她們住。她們中間有許多是患不治惡疾的，在那裏一直住到死。愛養所收容的人，

異常擁擠；伊範自己的小房裏，放了二三隻帆布床，幾隻床擠在一起，弄得房內毫無隙地，伊範無法在床中間走到自己床上去。往往在她累得要死，剛要上床就寢時，嬰孩大哭起來，使她不勝其煩。

有許多事情使她沮喪，灰心，她自己的村人誤會了她的助人的好意，真給了她最重大的憂傷。一般的母親，不明白她們的小孩子必須受正當的訓練，學習清潔整齊等事；有些話說得她難過，使她重重的感傷。可是她從聖經中得到安慰。『世界上的人若恨你們，你們該知道，在恨你們以前，已經恨我了。』後來她想到那忘恩負義，說毀謗的壞話的人，往往是一個人自己所受的人，這似乎是理當有的常事，也就釋然了。

修女伊範，什麼工作都做了。她學做麵包，事實上，第一年愛養所大家庭吃的麵包，全是她親手製做的。她還做了木工，裝置柵架，加了附屋裏的地板。她租了一小塊地，種菜蔬，竟大獲豐收；她們自己吃了許多，送人許多，還賣了許多，賣得的錢，抵償了田租和種籽的本錢，尚有餘。這使她們非常高興。

那年年底，伊範的父親，偶然問起她那裏收容了多少人。他一聽原來他所預備的四個床，竟變爲四十個，非常驚異。他說：「你居然能夠支持得下，不知道你怎樣使東西兩端相遇的。」

她二十五歲生日近了，她的父親通知她，她有權承受一份母親的遺款，可以隨意動用息金。他又說，經濟缺乏使她愁得清瘦憔悴，此後他將給她比原來經費加多四倍的錢（約六千元），祇是她必須把六分之一，作爲她每年度假的費用。她聽着如做夢一般，心裏想道：「小孩子和病人，可以有多的錢了！」可是，忽然間，一轉念，想到那個所舍的意義，她匆匆父親，便急急地退入她家中的禮堂去了。

煩擾她的是那「她現在成爲富足了」的念頭。她從小到大的生活，是很簡單的，她從未聽見過講到錢的事，又從未想到過，她是有錢的人。她多年盡量積聚有限的零用錢。過去一年中，她在愛養所中過着窮人的生活，現在一想到她富有，她便煩悶。她覺得她站在懸崖削壁的邊沿，聽見耶穌的話說：「駱駝穿過針的眼，比有錢的人進入神的國

，還容易。」於是，她就祈求，使她不致因錢財失去神的國。她把所有的錢財，奉獻給神，連她父親要她爲自己假期使用的錢，也獻上了。她定意不作單獨旅行，却要帶着別人和她同作旅行，這樣使用她的錢。



## 十 修女院

一八九二年春天，伊範曾進過的比萊弗爾特學道院的院主任馮保特爾斯溫牧師，來探望伊範。她導引他參觀愛養所。他看見她的年輕的助手，使拉她到旁邊，對她說：「你難道從來不會想過把這裏弄成一個修女院麼？」

那正是伊範心中所盼望的。她曾向前瞻望福臨德綏的發展。可是尚未弄清楚這是否是神的旨意。還有，她的父親向來不贊成她穿特式的制服，帶修女帽，並且他常常堅欲她到堡宮去喝茶。她怕他不會應許的。

可是那位牧師的話鼓勵她；祈禱以後，她決定去請求父親；要是他應許她創辦一個教會女執事班，那就表明那是神的旨意。如果他不允許，她就完全放棄這個計劃。

她的父親正在復活島上的時候她到那邊去請求他的許可。她早預備在他生日那天，六月九日，去問他。到了那天，她在復活島上，獨自和神交通了一個上午。晚上，她對

父親道了晚安，還再跑去見他。她這樣敘述這件事：

『他看見我很覺驚奇，可是慈祥地問我：「小小的女兒，你要什麼？」我向他傾心吐意，把我的前途交在他的手裏，我原知道神會引導他的。我說話的聲音和我的心一同顫抖着，我幾乎說不出話來，可是我已經預備好什麼都能接受。我親愛的父親，大受感動。他對我說，幾年以來，他正在觀察我。起初他盡力設法使我捨棄我所挑選的道路，可是好久以前，他已經深信唯有走那條路上我才能找到快樂。他現在讓我完全自由去幹這種服務工作。』我已經看出神的祝福臨到你所行的一切事，』他說着便親愛地按手在我身上，爲我祝福。這是神的回答。』

到九月二十九日，創設修女院的計劃便着手進行了。那時候有兩所新屋正在建造。一所是紀念她的母親的患不治之疾的苦人收容所，還有一所房子是第一進兒童的『家』，叫做『燕子窩』。前者有四個病室，每室設有四個床位，還有一個舒適的客室，室內設有安樂椅給要休息的人休息，又有紡紗機，給要工作的人工作。那兩所房子，落成以

前，她遵父命到瑞士去度假，是帶着有病的修女梅格納氏，和另外一個修女同去的。那次假期於她頗有益。

那個大好日子來到，修女伊範却驀地裏感覺恐懼，但當她進入客室的時候，她看見她的箴言卡片盒，抽出一張卡片來看，上面是這句話：『我豈沒有吩咐你麼？你當剛強壯膽，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因為你無論往那裏去，耶和華你的神，必與你同在。』（約書亞一章九節）這些話把她從懼怕中提拔出來。

## 十一 「愛的使徒」之感力

伊範的著述中，有一本書敘述三個人她時刻記得感戴的。他們是神特別預備，用作模型她的人生之工具的。一個是馮保德爾斯溫牧師，她奉爲「愛的使徒」；一個是弗力之奧斯巴克，「信的使徒」；還有一個是戴德生，「成聖的使徒。」

她第一次遇見馮牧師的時候，剛十九歲。那次會晤，已經開啓了她的眼睛，使她發現愛所能成就的大事。她描寫經過如下：

我似乎走過一個國家，愛的國家。他何其仁愛地俯就一個最懦弱的笨孩子。他知道怎樣用親暱而又鼓勵的注視，來安慰小孩子，使他們高興。不論他到什麼人家去，總是帶着父愛和善意去的。他家愛裏蘊藏着無限量的忍受，容忍，和寬恕。在他看來，各樣的罪都可赦免，唯有得罪愛的罪，不得赦免。他要燃起義憤的聖火，以獅子般的雄偉能力，反對那殘害弱小者的一切不公平的，利己的，和殘酷的行爲。」

最初她把他當作顧問和朋友。後來又看他如同父親。他敏銳的眼光看出她所有潛伏着的領袖才能。當她的身體有病的時候，他就把她帶回比萊弗爾特去。他對福臨德綏的修女們說：『伊範媽媽必不能在這樣的景況中活下去，』然後勝利地把她帶走了。在比萊弗爾特地祇要做那年老可親的伊密麗媽媽的女兒和助手就夠了。

那位如父的朋友對她說，他這樣做，並不是要她永遠離開福臨德綏。伊範說她要至少一年一次回到福臨德綏來。馮牧師派遣一個他手下的女執事到那邊去，領導一班二十個修女，她們的工作仍未脫離『幼穉時代』。

在比萊弗爾特她又經歷一次內心的戰爭。她開始發覺庸庸碌碌地從事於所謂的基督教服務工作而失去最高尚的修養的危險。她整個的內心渴慕神，渴慕那真活神。讀了老僧侶杜拉氏的著作以後，她瞥見更高的生命，而她如飢似渴的心靈，不能安息，不能滿意於已經踏成的介乎中間的路徑。馮牧師正在注意她，却不了解這一點。她所尋找的不能在基督教教會中找到，她開始有傾向她先母信奉的天主教的意思。這種希冀越來越迫

切。她不是尋求外表的儀式，乃是爲要求得生命——豐盛的生命——成聖的生命。

有一天，她寫了一封信給一個遠地的天主教女修道院，說她願意在那裏做個平常的傭婦。她願意即刻作個試驗，看那裏是否能找到她所要的，然後再立願決定其他。

在神的國裏，那封信却從未寄發。阻止她的是馮保德爾斯溫對她的無窮無盡的信任——把做女工人，女執事的領袖的責任全盤交託她。伊範自己坦白地承認她不能承當這種信任。他知道她內心的衝突。

可是她不願辜負這樣的信託和愛。她終於得勝了自己，雖然她說她有生以來所付的代價，再沒有大如這次放棄入女修道院的心願。那是她要去休息的夏天。她感覺精力殫，精神沮喪，身心均軟弱。她的重任似乎是過於她所能擔當的，她自覺她沒有別的，祇有罪孽，無能，和懦弱。三天之久，她獨自安靜讀聖經，驟然間，她恍悟了。「我的恩惠是夠你用的因爲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那是我生命中所缺少的祕訣，我要成聖，我要完全，我要得榮耀。至此，她發覺她自己萬事俱休，然後基督才能

成爲她的一切。從那時起，她的重擔卸去了，不是她自己做事，乃是基督爲她做一切的事。

她擔任人數衆多的女執事部主任的工作，手中握着一把開啓一切的門的鑰匙：『在神萬事都能。』當時有一個在醫院裏工作的人，曾這樣描寫她：

『有一天，來了一個謙和的年輕修女，看來很脆弱，可是具有特殊的美姿。有人在我耳邊輕輕地說：「這是我們的新任女部主任。」我從來只曉得女主任是穿着特式制服，佩着金質十字架的，這時很希奇這位女主任祇穿了一件洗淡了的藍色布衣，帶着一頂幾塊布併綴成的軟帽。她在形式上沒有一絲威儀的記號，可是我立刻看出那個簡樸的人，有奇妙的靈魂住在裏面……』

『我從未見過有誰比修女伊範更熟悉聖經……住在聖經中的神靈，也住在伊範的裏面。當她解說聖經給我聽的時候，我的心真的燃燒起來了。』

伊範就是這樣做了三年麻煩的工作。茲後她的體質和氣力，完全衰敗，她有了肺病

，必須到黑林去療養。起初醫生說她已沒有希望的了。在那裏休養的時候，她獲得很多靈性上的益處。她後來寫信請求馮保德爾斯溫牧師准她辭去比萊弗爾特的職務，讓她得以回到自己的地方去度短促的餘年。這事使牧師爲難，可是他應許了她。



## 十二 追求

伊範媽媽回到福臨德後，因為厭煩大團體組織，就在花園裏造了一所小房子。她把愛養所中的事務留給最年長的女執事辦理，自己去住在小屋裏。她本來就願意爲窮人做個護人，住在他們中間過着簡單的生活。小屋很小，陳設簡陋，門上寫着：『耶穌基督的房產。』

房子雖然狹小，裏面容留得下的人數，却多得可驚。最第一個來請求收容的，是一個矮人，和她的駝背的老母。矮人形狀可怕，而性情又暴躁得難以馴服。但是愛是沒有什麼可以隔絕的，愛得勝了。幾年工夫，凡是和她接觸的人，都把她當作服從紀律的榜樣。以後她移居殘廢愛養所去，那裏也是女執事管理的。她終於在那裏十分平安地去世。

矮人的空缺，由羅賽爾補上。那個姑娘會居住馬房三年之久，那裏因爲繫馬的鏈索叮嚀作響，使她夜間不能安眠，而日間，她雖然癱了腿，還是用膝行動，整天的在田



修女伊範之住宅

間作工。伊範媽媽就有尋找「棄兒和飄流者」的天才；她這樣竭力設法收留他們，賠償他們所受的患難，真是她生平最樂爲的一件事。

但是伊範媽媽仍不以此爲滿足，她的心仍在企求「更豐盛的生命」。這時她這樣描寫她自己：

「目標已經擺在我面前，可是我還未達到。神的大恩賜，住在聖靈能力中的聖潔的生活，別人已在享受，我還未得到。追求，奮鬥，掙扎。我常悲痛地感覺到，在我生活中，我沒有在向着神的理想進步。表面的貧乏和日常服務愛人的工作機會，都不能平息我心靈上的波瀾，我從心裏常常深深嘆息：『就是這樣算了嗎？這是一切嗎？神再沒有別的賜給我了嗎？』」

她聽見神的工作在別處進行的消息，例如：聖靈治病的能力，各地的奮興會，祈禱的宏大效驗等等，她更覺得她自己的生活一切都是停頓起來不向前進。她批評自己極苛刻。她的心靈飢餓。

最後她遇見了危難的轉機。有一個女執事患肺結核病極重，似乎已到了病的末期了。那時適有一個英國佈道家來到福臨德綏，爲她懇切禱告。起初似乎神聽允了祈禱，病有了起色，幾星期中，人們都滿有喜樂的希望。忽然病勢轉劇，病人隨即死去。伊範媽受了這個打擊，幾乎被壓得粉碎。她祈求神使女執事的疾病得痊愈的，神拒絕她的祈求，無異是關她到神那裏去的門，黑暗所籠罩了她的心靈。

正在這時候，威爾斯奮興會的消息，傳到福臨德綏，伊範媽看明白一件事：她既看見她像這樣子必不能把原來的工作做下去，就和那些到英國去的朋友們合夥兒到那邊去了。

在倫敦精神療養院中，她遇見班克斯德太太。她那時才重新聽見神對她說話。這是一個安慰。有一天，她獨自去見班克斯德太太，和她談話，她說的話使她永遠不忘記。那些話是：在任何情形之下切不可攔阻神的旨意；切不可懷疑他的智慧和他的愛，因爲最重的罪是違背他。班克斯德太太又指示她說，她的事情多得使她的生活繁忙，留下很

少時間禱告和崇拜，這樣的生活必告失敗。還有，潘路溫斯太太的簡單的幾句話，也指示她，她的『自我』，霸佔了她的一生，那個根她不能用自己的力量拔去，却已經在基督的十字架上定了罪。但她不能完全了解這句話的意義。

她到了威爾斯，在那裏她雖然未曾遇見勞勃之伊文思——那位，原來是做煤礦工的青年現在成了頗有力的傳道先生——她却看見那一區地方所受的聖靈宏偉能力。那裏的禮堂設有二千個座位，常是會衆滿堂的。聚會時沒有人領會，可是大家都經驗到一種神聖的安寧，與和諧的契合，那是只能感覺而不能眼見的神力所賜的。聚會往往延至數小時之久，整個的印象，使人難忘於懷。

正在伊範離開威爾斯回到倫敦的時候，她雖然因看見神力之就成心中感恩，但是內心的渴慕仍未滿足，這裏就發生了一件事觸動她奮興。

和伊範同房間的有三個年青的女子，她們戴了有花卉粧飾美麗的帽子，穿着時髦的衣服。伊範一看見就想她們必是需要重生的人。於是她介紹她們去參與奮興會。出於她

的意料，她們和善地向她微笑，對她說，她們是在聚會，而且聚過勞勃之伊文思主領的會，現在她們正要到倫敦附近的威爾斯人的禮拜堂去領會了。伊範媽媽這樣寫述她的感想：

「這豈是可能的事嗎？那些女子，穿着常見於大城市的馬路上的時髦服裝，難道可以被神用作救人靈魂的工作嗎？也許她們自己剛從屬世的浮華生活中改變過來，難道就可以在神手中的工具嗎？我呢，我這許多年來在做神的工，我的服裝質樸，我捨棄了一切可以享受，凡形式上足以引人注意的地方，我去避免了。而我却是這般內心貧乏，懦弱，不結果子。我靜坐在屋角裏，心中有個大戰爭。後來我拿出我的聖經，看到大使徒在哥林多前書一章二十六至二十九節所說的話：「弟兄們哪！可見你們蒙召的，按着肉體，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貴的不多，神却揀選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揀選了世上軟弱的，叫那強壯的羞愧。神也揀選了世上卑賤的，被人厭惡的，以及那無有的，爲要廢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氣的，在神面前一個也不能自誇。」

「這是我的回答：正因那些女子自己沒有什麼，自己一無所有，神便能用着她們。這樣，一切的贊美和榮耀便能惟獨歸於他。我越想越明白，神能用着倫敦街上的擦皮鞋的工人，比用着我還容易！」

她心內謙卑，定意赴會，去幫忙他們，也去聽聽神藉着他們對她所說的話。她去聚會的時候，竟深爲感動，她說：

「那時候，那位釘十字架的主，有一個搜括內心的問題問我：『你爲了我的緣故有否預備好做個愚人嗎？』也是在那時候，我的舊生命沉入了墳墓，到那時才發現的新生命，得到了！我心靈的飢渴，至此得慰。」

她獲得極大的平安，因爲在她裏面活着的，乃是基督，不再是她自己。她便決意回家去見證她所有的改變。她把修女都聚攏來，請她們原諒她以前工作時，靠着自己計劃的，和自負的一切。這件事使她們大受感動，她們大半都獨自尋求神，獲得她們從未有過的平安的喜樂的新生命。

### 十三 絕對信賴

這幾年工夫，福臨德綏正在發展。一九〇五年十月修女院的大屋落成，稱爲『錫安的安寧』。當時已有五十個修女，人數加增很快，不久她們每年招收新學員二十人，又漸增至五十人。福臨德綏至此成爲佈道事業的一個大中心了。

可是那麼大事擴充，使董事會不能不有一嚴重的顧慮。到那時爲止，基金的利息適足以充作經常費——基金是她父親死後她所得的遺產之全部。但自擴充而後息金不敷應用。董事會同人們爲了經濟的前途焦慮，竭力勸她不要再收兒童進來，還要把愛養所的進展加以明確的限制。

可是伊範以爲那種勸告不是神的旨意，不能接受。她清楚地知道神正在祝福她們的工作，如果限制牠無異阻止了牠的發展使牠枯萎。她覺得有重行組織新董事會的必要。於是她求告神，求他感動董事們，相信她所相信的神之應許，或是自動引退，他們全體



辭職以後，她組織了一個和她有同一信仰的新董事會。大多數會員是她的親戚。

她正以爲福臨德綏開了新紀元，神却揀選這時候要她休息。她必須休息十八個月。她從那次休息歸來，一看愛養所中的支出竟超過了收入一萬一千馬克之譜（約五千五百餘元）她必須立刻得到那筆款子付欠賬。但是她們不得動用基金。福臨德綏竟陷於困境。她似乎是常常富足的，沒有人會想到她需要濟助。最不好的是她的家本是以富裕著稱的貴族，所以她的家門本身就成了募捐的障礙。

伊範切心要使工作更進而爲純靠信心維持的工作。前次她遇見戴德生牧師夫婦的時候，她對於中國內地會的事業頗感興趣；她在倫敦時曾不憚麻煩的去打聽這件工作是否還在賴信心進行。

實際的經驗來了。修女伊範這樣告訴我們：

「一個管事的修女照例問我要一雙小孩子要穿的鞋子，我的回答是：『我們沒有錢，禱告吧！』她聽了很驚奇，可是照着所吩咐的去做了。看哪！過了幾天她收到一個包

裏，（在那時這是不常有的事）包裹裏面有一雙鞋子，大小適合要鞋的小孩子的腳。膽量就此增長了！她們懇切地依賴祈禱和信心，主慈悲地應允了，而且顯明他自己。那時還有一件喜出望外的事：有一個工業機關，破天荒捐助我們三千馬克（約一千五百元）。我們正坐着吃飯的時候，聽見那消息，深受感動，大家站起來唱：「偉大的神！我們崇拜你！」

伊範覺得她蒙導在七月一日以前可求得那筆計洋一萬一千馬克的款子。當時離七月一日還有六星期。每天有少數款子送來，她們用喜樂承受。可是那個離他們所需的數目正遠。雖然修女們同意她們捐出一個月的零用錢來湊聚這筆款子清償欠賬，可是依舊還少很多。祇差十四天了！發生了一件神蹟。到了六月底，有一個人，一點也不知道她們祈禱求助的事和她們迫切的需要，送來了一萬六千馬克。那筆錢正好及時在六月三十日付賬。餘下的五千馬克還可充作她們的工作的新用途。修女伊範又告訴我們：

「自從那可紀念的日子直到如今，十八年之中，福臨德緩經歷信心的試煉，困乞和

危險。如：世界大戰，國內革命，波蘭叛變，以及通貨膨脹等，可是從未有過負債或入不敷出的事。往往到了月底，我們祇剩下幾個馬克或是幾個小銅錢了，但每年年底結賬總是收支相抵而不致負債的。」

『祈求就必得着！』

『等候我的人，必不羞愧！』

## 十四 小孩子的母親

凡是真正的女性，莫不在心之深處，蘊藏着一顆奇妙的種籽，就是那愛護一切貧乏、羸弱，孤苦無援，以及被遺棄的弱者的強烈愛心。這顆種籽，由萌芽，滋長，而至結果的過程，便是『做母親』。

早在伊範少年時，真實的母愛已經萌芽了。她告訴我們，她怎樣切願扶助她所遇見的每一個肮髒褴褛的棄兒；因為耶穌抱着祝福的，正是這樣的人。

可是這裏得付代價。一個母親的心是受容得下無限痛苦的。看到那少女般輕快脚步所踏過的路徑，我們不勝驚奇：那全能有大力引導的『手』，是怎樣扶持而又堅固了那位完全獻身為他服務的使女。這裏且看她所紀述的，幾個困難的經過：

『讓我們去探望村子盡頭的一個小房子。我們進入一間愉悅的小屋子，壁上掛着彩色的聖畫，窗檻上還有雁來紅和天竺。屋子裏住着一個孤苦零丁的女子。她已經住了

多年，勇敢地自己謀生。今日她叫了我來，因為她快要死了。她躺在床上一——軀幹瘦長憔悴。她咳嗽了好幾個禮拜，現在她知道死期已近。她擡身坐起，氣喘地說：「把我移到地上，我不要死在床上；我的救主是在十字架上死的！」她是否真正知道那句生前死後俱蒙大福的話：「爲了你」所含的意義呢？但無論怎樣，另一句話，「跟從我！」的意義，她準知道了。以她的知識所能領會，了解的，她實行了那後一句話。誰能怪她什麼？那位主，就是她爲了他的緣故情愿死在地板上的那位主，豈不會到了適當時候，開啓她的眼睛，使她滿心崇敬驚異看見主怎樣爲了她做成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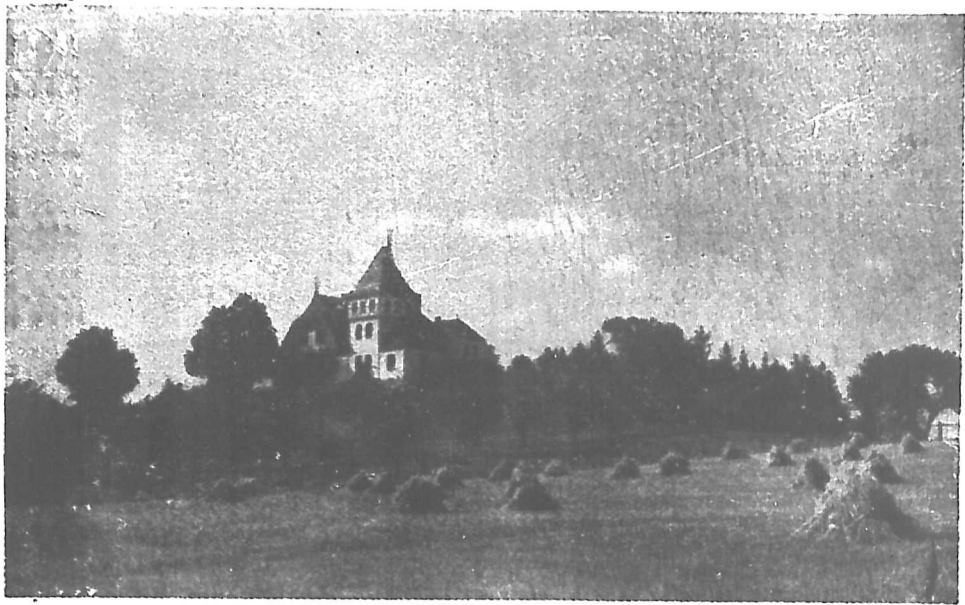
「那臨死者最後的願望果然完成了。女孩子蒼白的嘴唇從未發出怨聲，儘着祈禱，直至不能再動。我跪在地上她的身邊，用手臂托着她，把死亡的燭火從她冰冷的手中移去。靈魂飛逝以後，我小心地把屍身擱着；過一會兒，再回去爲她最後的旅行，給她粧扮得如一個新婦。我們將於羔羊的寶座前再會面的。」

我們還可以敘述許多需要伊範盡傾她涵蓄着的全個的愛與信心的事實。可是最使她

快樂的，莫過於小孩子喊她「媽媽」的聲音。收留一般可憐的小孩子使他們得於清潔衛生，充滿喜樂和慈愛的環境中發育長大，是她生平最大的樂事。

一九一〇年，她心中起意要創辦一個「流離失所者之家」。地點擇定那萬惡悲慘的大城勃力斯羅近郊。因福臨德綏那時已擠滿了房舍（共計二十四所）沒有隙地可添造房舍了。她還要救濟一千個小孩子。她這樣敘述她的計劃：

「神吩咐我們辦一個「流離失所者之家」，我却囊空如洗，自己名下一無所有。我們的愛養所也沒有錢可以割出來應用。我真的什麼也沒有——祇有那做成不可能的事的神和他帶着應許的話。後來我看見桌上放着五個馬克，那就算是擴充兒童事業的基本金了。我把那五個馬克擺在椅子上，跪下獻給我的救主，並提醒他，他曾經用着五個餅分給五千男人——婦人小孩除外——吃飽，我求他使五個馬克增多千百倍。我知道他聽見了，就很滿意。捐款源源而來，過了不久我們有了幾千馬克。我在東普魯士一個出嫁了的姐姐家裏住的時候，閱讀巴拿陀博士傳，很感興趣。讀到巴拿陀接收人家捐助的育嬰



流 離 失 所 者 之 家

宮，我對姐姐說：「難道神不會再行同樣的事也給我們一個育兒院嗎？」她回答說：「爲什麼不？我們爲這事祈禱吧！」四星期後果有人送給我一個華麗的貴族邸第，有美好的園地，景緻極佳，位於勃力斯羅鄰區，正是我最初決定開辦「流離失所者之家」的地方。」

房屋有人捐贈了，可是伊範媽媽起初還不能決定是否是神的旨意，容她接受。捐贈者自己還有一個最大的釀酒所。伊範媽媽定意要同那人說明她因鑒於酒害而有的反對酒的態度，她說如果她接受他的捐贈，她不能讓他參加董事會，他也不能和她們有任何關係，她很驚奇那人竟依舊願意捐贈。但她仍遲延接受，直至她去參觀了那地方，看到房屋園地景緻之美，她知道那真是可以做個「兒童樂園」的地方。她不知世上還有什麼比那裏還美好。與她同在參觀的牧師告訴她，邸第的主人願意無條件的捐贈給她們。如無條件的話，那是：要她喜悅快樂。於是她才覺得是神自己把那件禮物放在她的手裏。她們已有錢足夠簡單的佈置房屋，加上必需的裝置。這個收容了大小一百個兒童的育兒院



，是以孩子般的信靠，被交與那養活空中飛鳥和野地百合花的天父，放在全能的手中。

此後十四年工夫，事業漸漸擴展，至終這樣的「流離失所者之家」增至四十個之多，分佈德國各處，波蘭境內也有。那些「家」大小不等，有些人捐助的，有些是租借的，有些是低價租的，其中永久獻與「流離失所者之家」的房屋連同園地計共有二十三處。

這些「家」中，他們有真正的家庭生活：有一個家主稱爲「小媽媽」，她的助理叫做「姨姨」，另外還有一個助手。他們共享一切。「媽媽」教導兒童屬靈的事，和日用的常識，和他們一起在家中或田間工作，又和他們同桌吃飯。她甚至在經濟不足的時候，拿出自己有限的零用錢來供給家用。

## 十五 事業之推廣

是一件極小的事，激動伊範媽媽把她的事業擴展及於國外。正如她自己說：「一柄被人遺忘了的傘，竟造成一連串的事實，結果終究蒙神祝福。」

事情是這樣：伊範媽媽正將走出柏林女青年會的當兒，那裏來了一個穿着禮服的人，很有禮貌的向她點頭問安，說：「我遺忘了我的傘。」伊範正要拿起傘提給失主，會所的主任，那時正在送她出門，爲她介紹了傘的主人阿爾及利亞的脫勞汰女士。她倆互相握手，立時成了朋友。

脫勞汰女士和伊範媽媽一同去福臨德綏住；她們中間已有了真正的友誼。第二年冬天脫勞汰女士請伊範到阿爾及斯去住，當時適有一筆意外的款子是人家送她作病後休養的費用的，她有了錢便到阿爾及斯去了。便是這次的訪問，開啓她的心眼，讓她注意到別國的需要。

服務事業第一擴展至拉伯蘭。福臨德綏的修女中有一個挪威人。她有一次回家去，旅途中，看到拉伯蘭的漁人之苦況，大有感觸，便情願到那邊去做個『先鋒』傳教士。在那裏，她遇見極大的艱難困苦，過的是拉伯藍人的原始生活。他們那邊一年之中有五個月是黑夜，因此生活更加艱苦了。

她在那裏勞苦了十六年，伊範媽媽由瑞典的朋友們贈與旅費，到拉伯藍去看望她。後來伊範告訴我們，修女奧立維雅，那時不但在那裏做了服侍病人的工作，而且把一個磽瘠的不毛之地，變化成爲欣欣歡笑之鄉。她使田地有人耕耘，田地有人播種，蔬菜等種植物都栽培起來，路旁邊也種了柏樹。

伊範媽媽想到的第二個國家是中國。我們上面曾提及過當一九〇九年她遇見戴德生牧師夫婦時，她怎樣爲他們深深地感動。

戴德生夫人說，她看中國西南部所有的數千萬苗民，無異是她心上的重擔。那邊約有六七十個部落，共計百二十萬至百五十萬個苗子，却少有人傳福音給他們聽。到那邊

去過的，祇有一個人，就是亞當先生，他在那裏做了些初步工作，苗子都跟隨他，樂意聽他。戴夫人說：那些苗子們合成大隊或小隊，帶着烘過的磨過着的玉蜀黍，作爲乾糧，隨着他跋涉冷落的山谷。他們以溪水和着玉蜀黍爲食料，又在露天住宿。這種生活祇有強壯的青年人能『吃得消』，受得住的。他們請求多些的教士到那裏去。

這消息觸動伊範媽媽的心，她自己的事業已經夠大了，況且還在發展，然而她覺得神召喚她照顧那『另外的羊』。光是情感而不施諸實行，是危險的，伊範有鑒於此，便決意實行了。

第一班修女是一九一三年派出去的，團名爲福臨德綏修女差會，與中國內地會聯合。修女們先學習語言兩年，然後進入貴州的西北部。伊範告訴我們工作的初步，困難重重：

『亞當先生，著名的在苗民中工作的佈道家，急切地請傳教士到那邊去，聯合他和溫特斯先生參加工作的新園地。溫先生是一位年高而富有經驗的教士，精通苗語，爲教

士們的監督，也爲他們的靈性的父親。不久旅行準備已畢，他們快要出發了，忽然遇到一陣雷雨，聲勢洶湧，亞當先生正在安頓，他走到醫院門口去看天色，竟觸電而死。過了一星期，文特斯先生又突然病倒，修女們服侍他，直至他臨終，她們埋葬了他。至此，這一小队教士，失去了兩個領袖，感到孤兒般的孤苦。」

可是那兩個修女，並不就此喪膽，她們自己旅行多山的區域，進入從未有歐洲婦女到過的地方。在那裏，她們遭人猜疑，忌視，不久歐戰爆發，她們又和家裏音訊斷絕。雖然如此，差會工作依然發達。伊範論最早的中國工人這樣說：

「第一個中國修女鄭路得是天賦極高的服務員，有許多事可以證明她的深刻的信仰和靈性程度；她真是神差遣作小工人隊的工友的。別的傳教士如李約亨，他有樂天的精神，作勇敢的見證，他又是一個謙虛而誠懇的人。此外，和他同工的牧師張保羅斯及其他男女長幼的同工們都分盡職責。」

繼續第一批服務員之後，又有人到那邊去工作；修女們擬在畢節設立第二工作中樞

，那地方的工作進步極速。到一九三三年，那裏共計有十三個女執事。這許多年來，那邊有匪亂，她們却仍支持下來了。

中國內地得到福臨德綏之幫助的，不止貴州一處。一九二四年冬天，相近廣東地方的希伯崙信心會徵求人員，次年就有兩個修女應徵參加他們的工作。

一九二八年有一個修女到危地馬拉去擔任育兒所中照顧西班牙和印第安兒童之工作。兩年後第二個修女前去幫助她工作。

一九二九年有一個修女到阿非利加去，有兩個到離古代西頓境界不遠的敘利亞去工作。這樣她們影響所及，遠達天下四方。

## 十六 「我在監裏，你們來看我」

看到各種的需要都可以激動修女伊絕的博大的愛心，我們就不必希奇她覺得監犯中間的工作也需她做。她著述中有一本書這樣敘述那件工作的起始：

「我走過監獄，想到那些因錯失而被囚於鐵窗鐵門中的不幸者，忽有一句話在我腦中閃過，其意義之深刻與親切爲我從未體會過的，那句話即是：「我在監裏你們不來看我。」這話繫住了我，使我覺得非依從不可。於是在監獄官的屋前按了門鈴，恐懼戰兢地走上石階。我將得到怎麼樣的「歡迎」呢？但我必須請求聊盡我責。那位監獄官看來是上了年紀的人，態度和藹，頗自得其樂，他殷勤地招待我。我膽怯地陳明我的請求，把催促我的那句話，重述給他聽。他立刻應許我可以在監犯的禮堂裏爲他們領禮拜。他又去叫了獄吏來，告訴他我們暫擬的計劃；獄吏很懷疑效果，他願意給我先有個試驗，他說：「我們這裏有個女犯可以請修女去試一下，如果她能幫助她就是我們的幸運

了。」

『那女犯是監獄中所畏懼的。她在監牢裏一會兒走進，一會兒走出，大半是走進的時間多，這樣消磨光陰。最不好的是她時欲暴怒，狂喜，發作起來，六個男人也不能制服她。我去望她以前，她剛剛發作過一次，發時把獄吏的一個手指頭咬斷一節。爲了這野蠻的行爲，她被處波蘭刑法上最重的刑罰，就是六星期之黑暗的獨房監禁，祇吃麵包和水。』

修女伊範進入暗室，以手臂圍着那可憐婦人，一會兒她向她訴述悲傷的身世。可憐的婦人頗感黑暗與寂寞之苦。每隔三天有一次微微的日光透進暗室，爲了怕她的眼睛遭瞎。每隔三天她得吃一次熱飯，每隔三夜她得有墊褥舖在地板上。她對修女伊範說，她恐懼黑暗，爲了怕惡鬼在房角裏躲藏着，她驚恐得不敢吃東西。

伊範媽媽立刻愛上了那可憐的婦人，她告訴她，基督怎樣愛她，要救她，她又唱『是有一池盛滿了血』那首讚美詩給她聽。雖然她平素不擅長歌唱可是在那可憐的婦人聽



來，那無異天使唱的歌。她要求伊範媽媽和她同在一起。

這個要求，燃起伊範滿心要救這女犯的熱忱，她因此去請求監獄官，准許她住在監房中。監獄官說，這件事必需呈請最高司法官，那就非經數月不可。雖然他沒有准許她的請求，他已應許她得以隨時隨意來作探望。

女犯大受改變，她竟去請獄吏饒恕，結果她第二期徒刑得以免去。她被釋後，伊範請她到自己的小屋去住。

續繼這初步工作，伊範在監裏爲監犯領禮拜，但那件事不久因遭牧師之反對即停止。後來她病臥在哥哥家中，德國皇帝聽見了寫信去慰問她誠懇地囑她小心保重，並祝她早日復元，繼續她的工作。伊範遂在覆書中請求他允許她和幾個修女去探望囚犯。她果然獲得許可。

真正的服務囚犯的工作就此開始了。他們決定設立一個收容被釋女囚犯的「家」，名稱爲「平安的門」。那是分設於德國各地的囚犯收容所中之最早的一個。

伊範媽媽覺得事情太忙，沒有充分的工夫可以做監獄工作，可是她還不時的覺得樂趣，把希望的信息帶給那些被棄的靈魂。其中有一個女子犯了一件駭人聽聞的謀殺案，伊範媽媽去看她，爲她禱告，她終於開口認罪，蒙神憐憫。伊範又爲她請求緩刑，結果正在伊範生日那天，消息來到：緩刑照准。

伊範媽媽和一班在監獄作工的修女們很接近地給她們有益的指導。有些勸導是於一切的基督徒都非常有用，值得敘述。她寫信給修女們說：

「還有一點勸告。除了那些爲認罪和釋放心靈的重負所必須的以外，不要人說多的話給你聽。有許多穢俗的頭腦以爲必需把一切可憎的事情詳細敘述出來。不要那個。人家把問題的要點說出來就夠了，經過的詳情則不必描述，那些要避開得越遠越好。如果她們不知道怎樣表白却情願認罪，你就祇要問：「你犯的是那一條誡命？」那就夠了。至於事情怎樣發生，因而發生等等，多半無關緊要。總要越少思想罪孽越好，只急速地把重擔交與罪人的救主。但是你必須要求你所幫助的人有與罪隔絕的決志。認罪必需

是棄罪。人認了罪，却依舊在罪中生活，就白白求憐求赦。」

## 十七 伊範覲見國皇

修女伊範時處於卑賤的窮人中間，聽她講述她會見皇帝的事，該頗有趣味。這裏的描述是她在修女會集時講的，本來不預備發表：

「那是一九〇四年的事。我的哥哥摩司成<sup>\*</sup>對我說：「皇帝要到這裏來打獵，你也來好不好？」我並不想去，因為我不慣與尊貴的大人物周旋，我寧願和我的小孩子同在一起。可是因為哥哥的緣故，我就去了，心中期望我此去蒙神祝福。」

<sup>\*</sup>註 她的大哥是梯爾，溫克拉伯爵

「皇帝威儀雄壯的駕臨，使我聯想到那萬皇之皇臨世該有怎樣的盛況。堡宮裝潢得非凡美麗，每一個窗都光明，頗費一番籌備。從堡宮到那專為御車建築的車站為止，沿途有持火炬的人站崗。我們從窗口望見御車慢慢地駛近。待一長列車停止，我們客人們集於客室，照指定的次序排列着。我的哥嫂至屋前迎接皇帝，陪他入內。皇帝和我們

一一握手爲禮，和藹地對各人說一句話。他接見我，連任問起馮·保德爾溫牧師。茶會完畢，皇帝退入他的內室休息，客人們都去換裝，預備吃晚餐。我本來是退席了，後來却被召到冬園去見皇帝，他在等着我。所有的人都聚集那邊，你可想見我感到怎樣的不自在；我繼而一想：在天上之主面前站立慣了的人，又何必在世上君王面前恐懼呢？」

皇帝連忙迎見我，向我行禮，帶我到一個窗角裏，我們在那裏談話了三小時。他講了很多的話，問了許多問題。我告訴他許多事實，如關於勸酒徒戒酒——他對此特別感到興趣——以及監獄工作等。我們又談到聖經，和當時的學者未能釋於懷的『高等批評』。關於這問題他說得很多，並表示他極端的敬重『神權的尊嚴』。他說到他曾和各等的大學教授作過多次談話，並對他們說：就算是這樣，可是沒有人能說：『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裏來』等，或是『我是真葡萄樹……』等。可以那麼說的人必是超人。

「後來我又對他談起福臨德。他要知道我們一天的生活，問從早起至就寢，一天的生活是怎樣過的，我們吃的是些什麼東西，有什麼規矩等。我告訴他，我們喝的是一半咖啡和着一半烘過的大麥。他以為那是太悽楚了，所以他要走的時候，送給我一千馬克，那足夠買一年的咖啡。」

第二天皇帝問伊範的哥哥，他送了多少雉雞給她，他很慚愧，說他根本沒有想到，於是皇帝吩咐那天打獵得來的雉雞全數送給伊範。雉雞數目共計八十隻。後來他又送來布料給兒童做紅襖與外衣。伊範回家以後，她想：叫她們全體人員親自向皇帝道謝倒很好；她竟不顧一切麻煩，去電請他的御車駛過時，停車。他答應了，她們就去道謝。

皇帝下車，出來，和她們行禮，兒童們唱了一首詩，又贈他一束柏樹枝和一個波蘭人披的斗篷，給公主。

那年聖誕節，她們致皇帝賀電。他的覆電說：「至感。我怎樣也想像不出有什麼美於小孩子的充滿着喜樂光芒的眼睛。」

皇帝第二次來訪，伊範的哥哥又懇切地邀她去。這次於伊範更爲難了，因她不願接受從人來的榮耀。可是皇帝要她去，而她的姐姐俾斯麥伯爵夫人也在被請之列，她就去了。

皇帝召她至客室，對她說：「這次我有一輛貨車掛在火車後面，我帶來不少東西來！」他領她到大理石堂，那裏禮物堆滿一隻長桌子。有一百本圖畫書，幾包紅色的棉布，六小袋咖啡樣品（大的在後送來）及其他各種東西。

第二天伊範退修了，免得在主有什麼吩咐她做時她不能專心。

當天晚上，她又蒙召至冬園，皇帝在那裏和她的姐姐在作談話。他說，伊範的姐姐告訴了他，伊範旅行得太多，於身體不宜，他又加上一句：「我以最高的君主名義禁止你以後再不可那麼做。」伊範回答道：「皇上，我在事奉更高的君王，他吩咐我到何處去我必須依從。」

她和他講論德國的「團契運動」\*她說她參加了那個運動請他不要誤會。他提醒她

皇帝與后都是反對該項運動的。她就爲自己辯護。

米註：團契運動係德國之一種宗教復興運動範圍不拘教會內外，迄今已有五十餘年之歷史。

最後皇帝說：

「團契問題就講重生，我却連人究竟是否願意重生也不知道。」伊範回答道：「要是你看見一個人站在懸崖削壁的邊緣，你豈不是乘他未墜以前伸手去拉他過來呢？」皇帝說：「神自己也會那麼做的。如保羅的重生，神並未要伊範媽媽幫忙。」伊範媽媽隨即駁道：「保羅也傳講重生之道。」

她的姐姐看了他們的舌戰頗覺愉悅。第二天皇帝對她的哥哥說：昨夜她們姊妹倆正想促他重生。



## 十八 「讓我自由愛人」

如有人問伊範媽媽她係屬何宗派，她也許會躊躇莫知所對。她是屬於有形的教會，也相信教會，可是她覺得更重要的還是在那在無形的教會中做個會員。她急切的熱心的，到處尋找凡是誠實真實愛主耶穌基督的人，與他們聯絡。她的心充滿着基督之愛，以致她與任何基督徒之間，可能有的阻障，盡行拆毀了。

教會裏的人常批評她的眼光過於寬廣。有一位女士看見她將羅馬天主教徒收留進來，頗有憤慨，她氣憤地對一個醫生說：「我想伊範媽媽連猶太人也會收留的」（當時猶太人在德國大遭仇視）那位醫生不動聲色的回答道：「正是，我準知道她一定會的，因為她請我做醫生！他正是猶太人！」

伊範心中的呼籲是：「讓我自由愛人」。在她博大的仁心裏祇要是需要愛的地方，就沒有種族與學派的區分。



婦 老 的 苦 窮 蘭 波

一九二一年，波蘭人反叛德國，上細利西亞被牽入戰爭的漩渦，當政治的風暴涉及她時，她悲痛中呼喊，內心裏的口號：『讓我自由愛人！』一方面，她們收留並看護受傷的波蘭人，一方面却把被追逐的德國人小心藏匿了。福臨德綏（平安之居所）的圍牆內居然沒有血戰發生，真是一個奇蹟，似乎和平之君親自伸展他的手，覆庇她們。修女伊範告訴我們，恐怖之五月的情況：

『五月二日夜間至三日清晨，我的父家堡宮遭襲擊，從夜間一點半鐘至六點多鐘，砲火連綿不絕。黎明有人擡來一個重傷的波蘭人。我們把他收進我們的療養院，把那裏的把「忽忘我」病室騰出來給他住。該病室原來有個九十三歲的病人，她驚奇有什麼屬世的勢力，能夠迫她出讓她素喜安居的一角。

『到了七點鐘我們照例在禮堂早禱，這次是特別為戰事祈求的禮拜，由我們的新牧師主領。他和他的夫人剛於幾星期前搬進來住。他講論詩篇四十六篇。我們各人的心甘願接受神永不改變的話所賜的力量與安慰；在這種時候，這些話更顯出特殊的價值。

「後來，我走過馬廐，聽見馬夫說，K在堡宮裏被人擊傷了。我就馬上同着修女安娜闖過佈滿面貌猙獰的持槍者的堡宮庭院，找到那苦惱的寡婦正守在流血的丈夫旁邊，他曾是我們多年的朋友和同工。——他是我們的董事，也是愛養所的會計。」

「我們盡了愛所能盡的最後的義務，替他洗去血跡，又爲他最後的旅行，拿鮮花給他裝飾。」

那一夜住堡宮的人都飽受大患難，他們得在次日搬到福臨德來避禍莫不喜形於色。德波兩方都搜尋他們，而鄰近又有一些大肆蹂躪兇得駭人的青年，福臨德並未受保護，但其中的一切連一草一木一禽一獸，都未受害。伊範媽媽把他們生命之獲安全歸功於爲他們題名代禱。她堅持她有愛人的權利。（細利西亞詳細的歷史載於附錄二）

## 十九 生命之門

伊範媽媽從年輕的時候起，就決志棄絕舒適逸樂的生活。這個宗旨貫徹她的一生。她可列於那絕對把自己的利益棄絕不顧的先聖之林，她往往殘酷地刻苦自己孱弱的身體。凡愛她的人，都盡力設法勿使她勞苦，可是她們這樣做時，必須不讓她看見，否則就是無用。

可是到了時候，她知道她的體力衰敗下去，她並不抵抗。時際已至，她欣欣然不屈不撓地在苦幹的工作，要脫落她殷懃的手，她還緊合雙手，爲工作不斷地禱告代求。

她先到瑞士去，那邊的山間空氣會恢復了她的健康，現在已無效了。她們就把她帶到加斯泰因去，那邊的礦質浴泉會有益於她的身體，此時也告無用。她最不安於心的一件事是費用。待她確知她用的錢不是取給於經常費乃是例外的餽贈，且是有『不要捨不得用』的囑咐的，她才表示說不出的感恩與敬愛合雙手感謝神，還如小孩子般加上一

句：『好C先生。』

她和服侍她的修女說起她或者會死——死在她生命之門，她們抗辯，說她們正在求神治愈她，讓她繼續工作些日子。她就對她們說：『兩樣我都甘心預備接受，——完全預備好了，留在這裏或是回家去——神的旨意總是好的。』她的最多祈禱的話是：

『如果將有痛苦和死亡來臨，

懷抱我小孩般安穩平靜。』

她以小孩子的歡心欣賞人家源源地送來的鮮花，禮物，和問候。她最高興把這些東西轉送給醫院裏的『沒有人送東西給他們的可憐的病者。』想到別人，是她的特點。有一次她叫修女到廚房去道歉，因為她常常不吃拿來給她的食品，食品就白費了。

她的疾病纏綿頗久，疾病的最後期，頗多變化，所以她們時而有新的希望，時而有新增的憂慮。可是正和她沒有受到什麼一樣，她忍耐地靜候於聖潔的安靜中，神所賜的任何遭遇。快到死期，她得回到福臨德綏，她非常高興。可是她日漸衰弱，終是在一九

三〇年六月十九日，星期四那天，她突然心力衰竭，康復的最後希望至此已去。

可是在她過世以前，她還有一件大喜樂的事。她得以再見傳道差會的修女們。她等候她們已經好久了。當她最初聽見修女王德和中國修女路得同道離開上海將於六星期後回家來的消息，她笑着說：『我必須好起來，她們回來時不見媽媽在這裏，她們會說什麼呢？』

事實上好像是不可能的，可是她們終究及時趕到。她們趁的船因為改換航路，早到了三天。她們一到福臨德去看伊範，她正閉着眼睛躺着，如睡着一般。修女之一說：『媽媽，你的中國孩子來了！』她睜開眼睛；一道不可言喻的喜樂之光，照耀她的臉龐。說了『感謝神』，她把她所愛的摟在懷裏，又按手在她們身上，為她們祝福。

那天傍晚，來了一個老年的波蘭人，他委婉動人地請求容他從窗口再見一見媽媽的面。情景非常動人。那老人跪在窗下的花園椅子上，熱烈地祈禱，使修女們受感至下淚。似乎數千個受過伊範殷殷不倦地幫助服務過的困苦之可憐人兒，都寄託在這可親的老





息阿門。レ

附

錄(一)

八五

## 附錄 (一)

### 在患難之日蒙拯救

本文譯自一九三六年六月份 *China's Millions* 雜誌，文中述說修女鄭路得和她的同伴段胡兩位大定的教員同受患難的經過。

最近紅軍蹂躪貴州，那邊福臨德綏的修女，大遭危難。她們帶了三小車行李逃出大定城。她們的同工鄭路得女士却不肯和她們一同走，縱然她處境危險。恐怖越來越深了，幾天之中，城內逃難的居民絡繹道上，還未逃難的也穿上草鞋，預備一得警報就走。

後來鄭女士聽見電信局的職員都走了，便依戀不捨的把孤兒安置在教會公所中——因孤兒們遭紅軍侵凌的危險性較小——自己走了。她打扮一個苗族女子，同着別的難民



的 她 及 女 修 的 綏 德 臨 福  
士 女 得 路 鄭 工 同

一同躲藏在沿街的房屋樓上。那時城門已關，不許人出入。

忽然一陣馬蹄響，據說是官長太太要逃出城去，將開城門。鄭女士再跑回去看看那些留在教會公所的人，含忍和她們告別，便急忙和同伴們通過城門，逃出城去。可是到那裏去呢？她們無異在黑暗中摸索，可是仍見環圍她們的光明。苗女依着已經前去的馬尼印跡探尋路道。

走了約莫八里十里的路，她們來到一位和善的木匠家中。三四個人躲藏在牛棚的稻草中夜間燃燒玉蜀黍穗取煖——這個時候，除此而外便沒有別的燃料了。以後來了一個生客，她們疑心是紅軍的偵探。使她們惶恐驚駭的是，木匠的父親竟然請那位生客吸鴉片煙，並容他在那裏宿夜；不僅如此，這位老人家還信任地告訴他鄭女士還有別的人都在那裏躲藏着。

於是她們勢不得不另找藏身之處，可是誰肯收留她們？走了一會兒，她們來到楊姓家，他們把她們收容在樓頂上。她們在那裏躲了十一天，在無人見的時候偷偷地走出來

吃飯。她們撥開幾條編作牆壁的稻桿讓亮光進來，可以讀聖光日引。又來了一位生客，當晚她們便不能吃飯；次早當那位客人尙熟睡未起時有人叫她們走下來，吃些早飯，再逃難。當那些日子，虔誠的基督徒到城裏去的，總是帶着教會公所遭遇搶劫毀壞的消息回來。紅軍往往進城就直趨教會，佔據了，當作辦事的總機關。

有謠言說紅軍已近楊姓的家了，那幾個難民必須爬過一個山嶺逃到山的另一面去。是在這裏她們經歷神的特殊保護。原來她們爬過了山，就被細雨霧氣包圍。後來在一個山巔上，她們望見紅軍進入了楊家，走上她們沒有多少時前躲藏的樓頂。她們又聽見說紅軍搜尋外國人，被拿的還須出五百元錢的贖款。

有幾個基督徒離開了那一小隊已有三天了，他們還未歸來。是被拿了麼？忽然有一些蟬蟋響動，可是苗子佈道者王德生回來了麼？一隻狗來了，嗅了她們一下，走了。隨後王先生來到。喇叭響，吶喊聲，佈滿空間，地面到處是紅軍。她們便不得不找個棲息之所，佈道者提議爬到前面更高的高山去。在黑暗中她們攀緣草木慢慢的爬行尖峭的

山邊。有誰比居山間的苗子還能充任更好的領導者呢？何況那是真切地認識主的佈道者，他的脚步也是被神引導的？

她們都困乏得很，有一個教員便倒在地上睡着了。王德生走下山來，尋找食物竟不可得。他正好走開時，二三十個紅軍來了，四面走動。王德生早就拔倒了一些草，遮蓋她們，但那個遮蓋不成。是神保守了她們使她們不被尋見的。她們後來大家談說，要是她們四個人被捉去了，神的工作將怎樣受損。鄭女士到去年還是因為恐懼，願意離世，可是神指示她那是她自私要求逃脫神要她做的工。有人問王德生神會救她們麼？他說不知道，可是有一件事使他喜樂——他有不受驚擾的內心平安。那是她們每個人都經驗到的。

一陣喇叭聲，空中飛機翱翔，在遠處有戰爭，延至三天之久。她們正想回去了，可是她們這般困憊疲乏狼狽，就能回到楊氏家中去嗎？在她們拐拐蹣蹣躑躅下山的時候，又來了一個虛驚。她們竟有一次給紅軍看見了，可是他們以為是些土人就不介意。終於

紅軍退出從城中出來的人傳來消息說她們可以安然回去了。

鄭女士本來預備在大定開辦婦女聖經學校，已經預備好宿舍。可是宿舍中的傢具和金錢都被搶走了。她到家的那天早上，鄭女士求主給她一節聖經的話，她得到瑪拉記中有一句話說：『我爲你們敞開天上的窗戶傾福與你們甚至無處可容。』有一個聖經學校的職員從上海去的已經到了那邊，學生也在等候入學了。請讀者諸君代禱，使學校所需要的都能得到，使那艱險的試煉能促進福音之傳佈。

## 附錄 (二)

### 細利西亞統治變遷史

修女伊範生於細利西亞地。這區域在歐戰以前是德國的一省。那時德國將牠分爲上下兩區。下細利細亞內，大半的地方都是產物豐富的農業區域。那區內三分之一的地土都是屬於許大地主。至少一個地主有二百五十英畝的田地，甚至有五千英畝到一萬英畝的，也很平常。上細利西亞就完全是鑛產最豐富的區域，遍地都是歐洲人最寶貝的煤田。修女伊範就住在這區內。

細利西亞的民族是發源於斯拉夫族。在主後一千年的時候，與波蘭人時常發生衝突，彼此不能合作。一直到一千一百八十三年他們才正式受德國的保護，不過那時仍然有自己的君主。從那時起德國就向細利西亞大行其殖民政策。但不久細利西亞的在位者都



有各霸一方的趨勢。到一千三百九十年的時候，細利西亞的統治權又被波希米亞（奧大利亞和匈牙利）王強奪。

所以這樣一紀世一紀世的過下去，波希米亞王和普魯士（匈牙利和德國）王總是不斷地相爭細利西亞的統治權。有一個時期似乎奧大利亞要得到完全的勝利，但大弗特力克王無故地與兵打敗了奧大利亞。於是細利西亞的大部分的地方就歸了德國。奧大利亞就只剩了細利西亞的一小部分。弗特力克王對於細利西亞人民立刻就宣佈信教自由的法律，但同時就採用強迫的手段來束縛一切的政權。因着用他的宏大的天才，和精細的計劃來支配細利西亞的經濟，於是細利西亞的工業得到急進的發展。幾乎達到與德國其他各省一樣的繁盛。如修女伊範詳細的報告中所論到的：細利西亞的財產都在德國人的掌握，波蘭人在那地方的勢力一天不如一天。

當歐戰以後，凡爾賽條約允許上細利西亞的人民（居民有二百二十八萬。九百零二人）投票，自由地表示他們願受誰的統治。等到了投票的一天，握有最高威權的聯合國

間的委員會又派聯合軍佔住了全細利西亞。一九二十年八月十九日波蘭就用武力進行奪取那地。那時就有許多的德國人很凶猛地跑到波蘭去大行屠殺。而波蘭的軍隊就強佔了全細利西亞。於是德國又正式用武力反對波蘭的這種舉動，因此，兩國間又起了繼續不斷的武力的糾紛，聯合國間的委員會，知道用和平的方法是不能有效地解決這糾紛的。不得已又受諸武力來解決。細利西亞的管理權，終於又轉到聯合軍的勝利之下。但波蘭仍繼續活動，威脅那地的德國人，因此，那地的工業就受了巨大的損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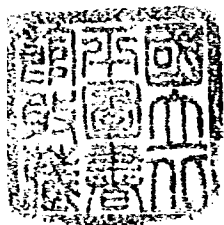
聯合國間的委員會於一九二十一年一月才正式宣佈：定於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日為正式投票日。波蘭仍從中活動，盡量地壓迫德國人，幸而那天沒有發生什麼衝突。

投票的結果如下：個人投票數：德國有七一七，一二二票。波蘭有四八三，五一四票。但照縣的單位：有六六四縣願歸德國，而五九七縣願歸波蘭。然又因着聯合國間的委員會中各委員的意見不能一致，以致經過了許多的時日還是沒有解決的方法。

在這不能解決的時期中，波蘭不時地暴動，這時就是修女伊範大顯她的愛心的時候

德國因為保護自己而不得不謀抵抗，於是兩國間又起了繼續地強烈的戰爭。這一年戰時的經過中，就是修女伊範作了偉大的救護工作的時候，因着她的偉大的愛護，才使福臨德沒有被毀滅。

是年八月聯合國間的委員會又將這整個的懸案委託國際聯盟委員會。一直等到一九二一年十月巴黎和會才正式議決解決的方法；波蘭得享受細利亞財產總額的百分之七十五。於一九二二年五月兩國才在日內瓦對於條約正式簽字。這條約的大意是：要在這十年過度的時期中，擔保細利亞經濟方面有繼續發展的機會，和保護弱小民族的安全等。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萬兒之母

定價每册大洋二角

(郵費另加)

編著者 薄玉珍

譯者 吳維亞

發行者 兼者 廣學會

上海博物院路一二八號

印刷者 南國印刷所

和記

◎版權所有◎

MOTHER TO THOUSANDS

By

MARGARET H. BROWN

Translated by

LILY WU

Based on Annie Whisler's "Sister Eva of Friedenshort"

Price: 20 Cents

Postage Extra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28 Museum Road

SHANGHAI

1936

2  
441411

2

441411

